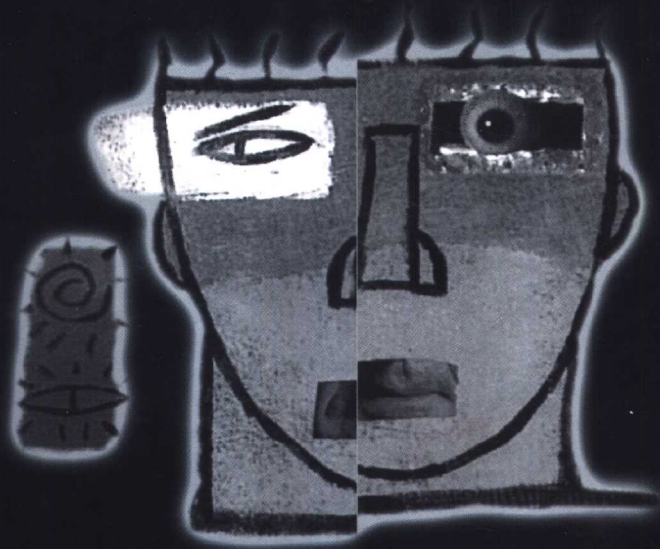


从王朔攻金庸

骂鲁迅谈起

冷眼看

王朔



陈东林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文学批评争鸣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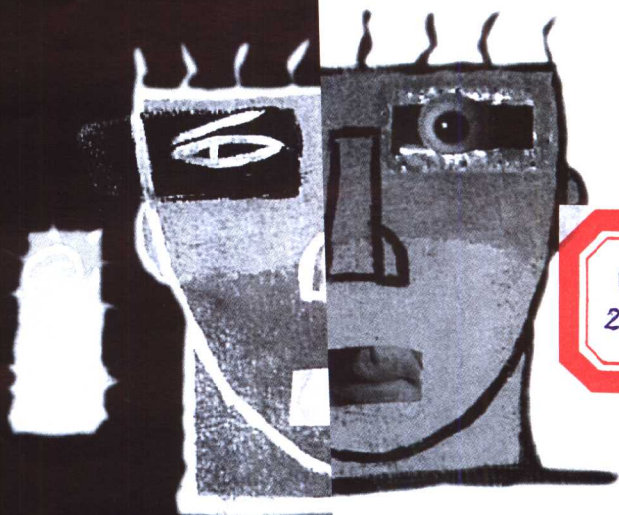
从王朔攻金庸骂鲁迅谈起

陈东林 著

冷眼看王朔



B0556790



I207.42

21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批评争鸣丛书. 1~6/曲振海主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0. 10

I. 文… II. 曲… III. 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
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0975 号

文学批评争鸣丛书

作 者: 陈东林 张景然 凉 源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过山保罗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1100 千字

印 张: 60

版 次: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000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67-7/I·1424

定 价: 108.00 元(全六册)

序 言

向王朔借一双“眼睛”!

我敢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谁敢破天荒斗胆骂一声王朔是“疯狗”，那么，谁保不定要吃官司，说不准朔哥儿一纸诉状告到法院，让你赔个百万千万精神损失费，使你倾家荡产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不过请放心，称王朔是“疯狗”的专利发明人不是别人，恰恰就是王朔自己!

这样一来，人们如果将王朔与“疯狗”联系起来，就大可不必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了，因为称王朔是“疯狗”或者将王朔与“疯狗”进行联想，充其量不过是邯郸学步，从朔哥儿那里借用来一个专有名词风趣地说说而已。这又何罪之有呢?

当王朔开骂金庸，引得媒体热炒之际，王朔又骂起了张艺谋。记者问王朔骂张艺谋出于何种动机，王朔说：“没动机，就是觉得有些别扭。”记者觉得王朔老大不小了，近段时间却肝火大旺，无论谁都能骂上几句，他是不是“疯”了?王朔竟哈哈一笑：“我就是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。以为我疯了，我这就疯了!”(谭飞《王朔骂人总有理——“我是疯狗逮谁咬

谁”》，引自《服务导报》2000年3月8日第6版)

除此之外，王朔那段时间还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开办了一个专栏——《狗眼看世界》，用读者熟悉的风格品评一些公众关心的人物。由于《狗眼看世界》这个栏目是王朔开的，因此很快就火爆起来。

中国人对于狗，在多数情况下含有轻视和蔑视的意思，不如洋人那样喜欢狗，将狗专门当作宠物，并且国外竟然还有洋男人娶母狗为妻、洋女人嫁公狗为妇的新闻报道。对于狗，中国人多有贬义，例如“哈叭狗”、“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”、“狗眼看人低”、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”等称谓或俗语，通常都是对狗儿们之大不敬也。鲁迅先生就有“痛打落水狗”的名言。当然，中国人对于各种各样的狗，最痛恨、最瞧不起的是“叭儿狗”，不过这种狗并不属于王朔先生所言的“疯狗”那一类。因为“疯狗”虽然害了狂燥症，好坏不分、是非不明，甚至连主人都不认识，但多多少少还算有点儿勇气，好歹是一条汉子。

“狗眼看人低”是一句在中国流传非常广泛的俗语，本意是某人具有狗的奴才本性，对主人摇尾乞怜，而对于并非主人的人、特别是那些处境寒酸的人，则瞪圆眼睛不停地狂吠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称某人的眼睛是“狗眼”，那就是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，上升到法律的角度便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侵犯，非打官司不可。

不过，王朔这哥儿们还是很有点反潮流的精神：在王朔的词汇里，“疯狗”一词侧重于赞扬自己的勇武精神和英雄气概，倒看不出有什么中国人通常理解的那种贬义。至于“狗眼”

则可以理解为一个自谦之词，其含义非常丰富，意思是说用“狗眼”来看人，不一定准确，容易把自己看高了、把别人看低了、把长的看短了、把圆的看扁了。这也就是用“狗眼”来看人，可能会带点儿片面性。

近若干年来，大概由于中国的文坛正值多事之秋的缘故吧，文坛上的狗事儿、猫事儿乃至鸡事儿、猴事儿特别多，而且每每能形成一个个说起来算小、但其实并不真小的“热点问题”。像王朔骂金庸可以称之为“狗事”，这叫做“狗咬耗子多管闲事”，两个都是大俗人嘛，何必指责对方不应该那样一个俗法呢？至于正儿八经的文人跟着朔哥儿一块呐喊起哄，则可以称之为“猫事”，因为猫和狗虽非一党，但都属于家庭的宠物。谈到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一度被炒热，那可称之为“鸡事”，因为该书中夹杂一些淫秽的描写，不是写“鸡”胜似写“鸡”。而文坛每出一事，总有一些人在一旁看热闹并且还有置身其中推波助澜的，则又可以称之为“猴事”。

狗事也好、猫事也好，鸡事也罢、猴事也罢，总而言之，都不是正经事，大抵可以归为俗事之列。一言以蔽之，这些年来文坛上的庸俗无聊之事儿委实太多了，骚人墨客相互之间吵吵闹闹、打打杀杀一浪高过一浪高，合在一起，简直可以上演一部特大的文坛武打片——《少林寺俗家弟子》。

自古以来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“文人相轻”那毕竟只是一种态度，还没有闹到对阵谩骂、打打杀杀的地步。现在的文人可不是这样，只要能沽名、能钓誉、能炒作，便可以不惜一切而赤膊上阵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

王朔骂老金时，几乎用足了文化人所能许可的“政策”，

那一句“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”的名言，直让人两眼发直，横竖不相信此语会出自王朔这个文坛大家之口，更不相信“狗”嘴里竟然真的吐出了“象牙”。

痛痛快快地骂了老金并且赢得不少声喝彩之后，哥儿们王朔还要超常发挥，盯住了鲁迅，跃跃欲试要拿鲁迅开刀。终于，王朔实在憋不住了，他要骂鲁迅！然依笔者来看，他骂鲁迅与其说是骂人倒不如说是显示一下自己的胆量，那潜台词分明是：瞧，你看哥儿们有多大的胆子，什么样的“太岁”，哥儿们都敢在他的头上动动土。

不过，朔哥儿在骂鲁迅时，毕竟还是有一些顾虑的，不如骂老金来得痛快、来得酣畅，遣词造句也抖抖忽忽、躲躲闪闪，少了些男子汉大丈夫的“雄性”气概，终究给人以底气不足的感觉。

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：为什么王朔骂金庸不遗余力而骂鲁迅则是那样地吞吞吐吐、欲言还休？这不是哥儿王朔的一贯风格！

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，若用通常的眼睛来看王朔是不行的，因此，笔者在这本书中，不妨将王朔的那双“狗眼”借过来并略加改造成“冷眼”，用来反观王朔自身。既然“狗眼看人低”，既然王朔是用“狗眼”来看别人的，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用“冷眼”看一看骄横而又不可一世的王朔呢？

(作者地址：邮编 210014 南京理工大学 149 栋 602 号陈东林 收)

目 录

序 言 **向王朔借一双“眼睛”!**

第一章 **攻金庸出尽风头 骂鲁迅引火烧身**

- | | | |
|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| 一、王朔骂金庸赚尽便宜 |
| 3 | | 1. 王朔是一条骂绩辉煌的“疯狗” |
| 15 | | 2. 王朔骂人的秘诀在于比别人“不要脸” |
| 20 | | 二、王朔骂鲁迅触犯众怒 |
| 20 | | 1. 王朔骂鲁迅肯定占不了便宜 |
| 26 | | 2. 王朔骂鲁迅惹火烧了身 |
| 29 | | 3. 痛斥王朔《我看鲁迅》的歪理邪说 |

第二章 **看上去很丑**

——长篇大作《看上去很美》“赏析”

- | | | |
|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48 | | 一、撒尿等琐事是小说前两章的重头戏 |
| 61 | | 二、描写人的“屁股”成了王朔醉心的题材 |
| 76 | | 三、对儿童性意识进行了原始、粗俗的刻划 |

- 107 | 四、懒婆娘的裹脚——又臭又长
126 | 五、讽刺与挖苦弄错了对象

第三章

爱情与婚姻的恶作剧

——《给我顶住》“赏析”

- 150 | 一、懵你没商量
160 | 二、不近人情的丑剧愈演愈烈
182 | 三、可笑的捉奸行为使丑剧达到了高潮
201 | 四、雨过去了但天空却没有晴朗起来

第四章

婆婆妈妈的家常话

——《过把瘾就死》“赏析”

- 220 | 一、小说一开头写朋友之死便破绽百出
229 | 二、闪电式的恋爱却用了马拉松式的文字
236 | 三、婆婆妈妈的婚姻造就了婆婆妈妈的人物

第五章

乌七八糟的黑道人物风俗画

——《橡皮人》“赏析”

- 253 一、赤裸裸的暴露“镜头”过多过滥
- 263 二、津津乐道于黑道人物的“生意经”

第六章

对“王朔现象”的理性反思

- 277 一、什么是“王朔现象”？
- 280 二、对王朔攻金庸骂鲁迅的评价与思考
- 284 三、对王朔小说的理性思考
- 288 四、无知者“无味”
- 291 1. 王朔批评别人充满了“霸气”
- 294 2. 王朔先生对自己则避重就轻、避实就虚
- 298 五、“王朔现象”留给我们的两大问题
- 299 1. 未来的文学批评应当怎样发展
- 300 2. 未来的通俗文学应当怎样发展

第一章

攻金庸出尽风头 骂鲁迅引火烧身

一、王朔骂金庸赚尽便宜

话说中国古代有个绝顶聪明的家伙（姓名无从考证），此君头脑发达，思想开放（当属先锋派一类），虽然生活在往古年代，却比我们当代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起码早开化了两千年，能够像两千年之后的我们一样，大吹大擂地做不花钱的广告。

此人卖的是两件宝贝：其一是矛，其二为盾。二者皆为兵器。因两千年前没有海弯战争，故不存在武器禁运之类的国际律令，此君便放下心来肆无忌惮地大胆搞武器推销活动，简直把牛皮吹上了天。他向人到处炫耀：“喂，老兄，我的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，你用洲际导弹打不穿、用原子弹也炸不烂它！”路人闻之，瞪大眼睛咋舌不已。其人又曰：“我的矛同样是最厉害的，它比中子弹还先进，于物无不陷也！”

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正因为此君牛皮吹得太大了，所以反而遭到了一个无名氏的小小“明算”：

这个无名氏大概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党派人士，不信神、不信鬼，他向做牛皮广告的家伙反唇相讥曰：

“你老兄吹的牛皮我都相信：你的矛确实是世界上最锋利的，你的盾也确实是最坚硬的。但是，请你用你自己的矛来戳一下你自己的盾，结果如何呢？”

“这，这，这……”

千古哲人韩非子将这个镜头定格在《韩非子·难一》中：“其人弗能应也。”

话休絮絮，言归正传。笔者引用这则寓言故事并非借古讽今，只是想对我们理解近年媒体上的一些事情能有所帮助。例如，王朔先生幽默地将自己比喻成一条“疯狗”，本意侧重于颂扬自己敢冲敢杀的勇武精神，换言之就是说他自己用来向别人发动进攻的“矛”是十分锋利的。嘴巴子一张开，逮谁咬谁，让你无法招架。王朔先生同时又幽默地将自己说成“比别人不要脸”，那意思显然是证明自己的直率与豪爽，换言之也就是说自己的“盾”（脸皮）比别人的厚，物莫能陷也。可惜，王朔自己并没有给自己的这些论点找出多少论据来，因此，笔者为了使王朔先生言之有“据”，为此着实下了一番搜寻资料的苦功夫，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”，替王朔先生找一找论据，使其论点立足稳固、不虚其说。王朔先生想必不会对此反感吧？

1. 王朔是一条骂绩辉煌的“疯狗”

当人类社会面临新旧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，中国的文坛很是热闹了一阵子。如果我们的后人回过头来写今天的这段文学史，那么，有一件事免不了要大书特书一笔：中国的文坛斜刺里杀出了一条“疯狗”，这条“疯狗”狂得很，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，就是“逮谁咬谁”！

如本书序言所说：王朔是一条“疯狗”，此语乃出自谭飞先生《王朔骂人总有理——“我是疯狗逮谁咬谁”》一文，其专利发明者不是别人，恰恰是王朔自己。

那么，王朔先生是不是一条“疯狗”呢？笔者认为：一分为二地讲，王朔先生既是中国文坛的一条“疯狗”，同时他又不是一条寻常的“疯狗”。

从某种角度而言，王朔先生确实算是一条“疯狗”，因为它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一露面，便张开大口“逮谁咬谁”。如果读者不信，就请仔细回顾一下王朔先生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共骂了多少人：

首先，王朔先生于1999年11月份，逮住文坛耆宿、武林盟主的金庸痛骂一顿、乱咬一通，把金庸的武侠小说骂得一文不值。他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我看金庸》的火辣辣文章，开头第一段就写得非常精彩：

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，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。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，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，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：言情和武侠，一个滥情幼稚，一个胡编乱造，都不叫个东西。尤其

是武侠，本是旧小说一种，八十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，人人惟恐不前卫，看那个有如穿缅甸裤戴瓜皮帽，自己先觉得跌份。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，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，一概看不起。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，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，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，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。她是有后来者的，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，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。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，全改张爱玲了。（引自1999年11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这开头第一段，骂得非常高明，在开骂老金之前，先将琼瑶女士数落了一通，拿琼瑶的作品来映证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指出它们都是港台的货色，都属于不入流的东西。其实，就金庸与琼瑶的小说相比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含量要比琼瑶的言情小说高得多。王朔骂老金之前先骂了琼瑶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老金的作品与琼瑶同属一个档次，琼瑶既然被牢牢地钉在低幼的刻度上，那么老金的武侠小说也不可能钉在高一层的刻度上。

王朔在先拿琼瑶开刀，居高临下占领有利地势之后，便掉转枪口向老金猛烈开火：

金庸可不一样，读的人越来越多，评价越来越多，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，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，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。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，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，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，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。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。……

第一次读金庸的书，书名字还真给忘了，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，不到一半撂下了。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只留下一个印象，情节重复，行文啰嗦，永远是见面就打架，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，而且谁也干不掉谁，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，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横儿的，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，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？中国那些旧小说，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，都是这个路数，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。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了。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，朋友反唇相讥：你才看半本，没有发言权。（引自1999年11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开骂金庸之后，王朔使出了一股“疯狂”劲儿，一路直追，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，非要把老金的武侠小说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其中，最著名的骂语是下面这两段：

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，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。什么小说，通俗的、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，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，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，也许是梦魇，也许是幻想，也许是病态，可能费解，但决不是空穴来风。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，那就是坏小说，面儿上看着别提多实了，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，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，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，说起来有名有姓，可一点人味儿没有。

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，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

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，都是人，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。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那么狭隘、粗野，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，差不多都不可理喻，无法无天，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，只能认识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，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，一句话，我认不出他们是谁。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、人群的联想，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，边读边问自己：这可能吗？这哥儿们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！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，混了一辈子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？（引自1999年11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从上述所列举的王朔骂金庸的话来看，王朔先生的确非常“疯狂”，遣词造句近乎失态，一点情面也不给，把好端端一个老金骂得狗血喷头。不过，王朔先生在骂金庸时，尽管失态，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儿理智，没有达到他所言的“我就是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”的那种“疯狂”程度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王朔先生这篇骂金庸的文章一见报，立即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有的人鼓掌喝彩，有的人嗤之以鼻。特别是那些金庸迷们，像被捅了马蜂窝一般，立即使尽他们的浑身解数，替金庸鸣冤叫屈，与王朔对阵叫骂。这种场面很是热闹了一阵子：

王朔骂金庸，本是件让痞迷受鼓舞的事儿，可细读文字，却有了“今不如昔”之叹。大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，痞爷这回“我是痞子我怕谁”的气概明显不足，文中不小

心居然还露出“万一好了，也别错过去”之类的谦和语，真让痞同志者觉得丢脸。既然这回瞅准的是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其作品的金庸，要骂就该骂得肆无忌惮直白彻底，藏着掖着弯着绕着岂是咱痞帮的线路？痞爷没有痞到底，那咱们只好胡乱帮衬帮衬，将他不便说或没说完的痞理数叨数叨。（姜雷《帮王朔“痞”到底》，见1999年11月5日《周末》报）

王朔作为作家，过去和现在偏见都太深。过去，没有看过别人的东西就认为别人的东西不入流，而且看不起那些读这些不入流的东西的人，认为他们没有品位。现在，认为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不好，从情节到语言几乎贬得一无是处。过去的态度仿佛出自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的印第安人，现在的态度则像出自一个大权在握的专制的独裁者。过去是知识不足局限了他，现在则是思维方式狭隘局限了他。这方面的更深层的根源，要么在于王朔个人自己，要么在于我们整个民族。（阿曾《没有宽广胸怀难成大家》，见1999年11月11日《文学报》第二版）

还有一些金迷利用现代网络技术，在互联网上大大地臭了王朔一番，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。南京的《周末》报别出心裁，将网络上金迷们回骂王朔的片段进行了剪辑，真是十分精彩：

王朔也许不知道金庸多大年龄了，金庸写书那会儿是什么年代？王朔还在尿床呢（他自己书里写的）。金庸封笔时，王朔好像正是个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大头兵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去苛求一个成长在旧式文化中的长辈呢？（无名